

罗兰

LUOLANJINGDIANWENJI

经典文集



随
笔
诗
歌

小
说
散
文

Luo Lan
Jin Dian Wen Ji



罗兰

经典文集

内蒙古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罗兰经典文集

作 者：罗兰(台)

责任编辑：陈利保

责任校对：王 伟

装帧设计：成 功

出 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印 刷：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7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204-03614-X/C·15

定 价：24.80 元

目 录

●小说卷

绿色小屋	3
西风·古道·斜阳	143
夜阑人静	278
恋爱的结果	288
陌生的爱情	296
也是爱情	301
蝉声,寂静的世界	319
呜咽的河	334

●散文卷

黄金时代	383
赏心乐事	390
寂寞的感觉	397
虚空	399
生日快乐	401
寄给飘落	405
无私的情谊	410

生活的滋味	415
绿梦	421
生活的浪花	423
人间能得几回闻	429
善恶随想曲	433
现代父子	437
今天的婚姻	442
昔日天伦	447
拥有的一刻	450
相逢何必曾相识	452
前厢有耳	457
为什么要结婚	460
离婚——感情的处决	464
入世与幽隐	468
诗人之国	471
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474
什么也不信	476
何必轻生	478
清醒与糊涂	481

●小语卷

人生逆境	485
随遇而安	487
知足常乐	489

读书之乐	491
成功三部曲	494
保存自己的特色	498
慷慨的友情	500
宽以待人	501
给失恋的朋友	503
克服惰性	507
给失败者	510
何处不相逢	512
待人贵超然	513
人生偶得	517
爱情小语	520
学习	524
苦闷	526
成功	528
快乐小语	530
感情小语	532
工作小语	533
欣赏小语	536
美德小语	537



小说卷

绿色小屋

继母进门那年,我十五岁。

生活中突然多了一些新奇的亲戚关系,在这以前,我们从不曾有过这一类亲戚的。

继母的娘家姓纪,她自幼跟着她的堂兄长大。她的堂兄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曾到过欧洲。现在我们照理应该叫他舅舅了。

继母回门的时候,是和父亲一同去的。过了一个月,才又带着我、大妹和二弟回去,说是让我们看看她的家。

到了那里,我才明白为什么继母希望我们认识她的家。她的家真是值得炫耀!

房子是坐落在意租界。精致的两层楼,大大的院落,种着花木。一进门是门房,专有司阍的人照应门户。往里走,上了几步台阶,进了一个饰着压花玻璃的门,左右两旁是大厅和客房,楼梯上铺着条毯,踩上去软软的;楼上是一些房间,漆的是奶白色。

继母带我们进了楼上内眷们用的一间小客厅后,便去请舅母和表嫂等人出来。

她们家的人给我的印像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舅母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左右。无论修饰举止,都一丝不乱。舅舅,我已经见过,继母结婚时,他是主婚人;高个子,有风采,也有威仪,是个不苟言笑的人。舅母说,他今天要晚一点才回来招待我们。

表嫂好像是为了配和这一家漂亮人物,千挑万选才选了来的。她的美丽和端庄有礼,也正是舅母的那种典型。她见了我们,先是依次寒暄,表示欢迎,然后开始拿出他们全家送我们的见面礼——一人一份锦盒,我们道过了谢,继母示意我们不要拆开,于是这些锦盒就原封不动地放在各人身旁的茶几上。

在这间垂着纱帘的幽暗的客厅里，我们局促不安地坐着，因为这家人都那样规行矩步，我们也只好拼命地保持礼貌。我听说过，对新的亲戚是不能失礼的，虽然我们都是小孩子，可是他们既然拿我们当成人那样的尊敬着，我们也不得不端肃一些了。

佣人恭恭敬敬地送来茶、西点、南糖、莲子羹、水果；我们接过不同的瓷制或银制的容器，谨慎地道着谢，慢慢地食不甘味地尝着。不时地望着那被镂花窗帘遮挡着的院落，那边的大树慢慢地摇曳着，心里真想放下这些银匙瓷盏，跑到外面去跳跳闹闹。

继母一面和舅母低声地谈着，一面示意我们不要失礼。表嫂很殷勤的不时靠过来，向我问一两句学校的事。我回答着，闻着她脸颊上的粉香。

时间过得好慢，来了很久，那座静沉沉的英国座钟还只爬到四点。而继母说，要等吃过晚饭才送我们回去。今天为招待我们，舅母特地叫的登瀛楼的菜，我们是不能不领情的。

我们装做很有耐性的样子，直直地坐在椅子上，等着她们想到我们的时候，回答她们的问话。大半的时间，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像看无声电影似的，看着她们细致的粉脸，低低地谈着我们所听不懂或根本听不到的话。

就在我们闷得无法忍耐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男人从楼下连说带笑地跑上来，那步子又长又快，紧接着上楼梯的声音之后，只听他“咚”的一声把那厚沉沉的门推开，闯了进来。

“喂，你们都来了，真好！真好！我早就想着看你们。”他说。

小客厅的空气一下被这个人搅得走了样子。那几个低声谈话的粉脸同时转过来，朝他责备地望着。

舅母第一个沉下了脸，说：

“宪纲！你看你像什么样子！有客人，你知道不知道？”

被称做宪纲的这个人，闪着他明亮的眼睛，朝我们轮流地望了一阵，先是忍着 he 刚才的兴奋，但紧接着，他就笑了起来，说：

“哦，客人？”他笑，“哦，你们哪里是客人？你们是表妹和表弟嘛！”

他说着，笑着，朝自己指了指，说：

“我是表哥，我叫宪纲。”

舅母十分不悦地对他说：

“你安稳一点好不好？瞧瞧这一屋子人，只有你一个是这样大喊大闹的，一点礼貌都没有！来！我给你们引见——这是大表妹，这是二表妹，这是表弟。这是你们的表哥，他叫宪纲。”

“哎！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他说，对我们笑笑，“你们就叫我宪纲表哥好了。”

说着，他走过来，把表嫂面前的莲子羹拿过来，也不用羹匙，就那么端在口边，喝了下去。

表嫂一面拦阻，一面抗议说：

“哎哎！这碗我已经吃过了，你有你的。你等等，我去替你要。你看！你也不用羹匙！”

宪纲表哥早已把莲子羹吃完，掏出一条手帕来擦着嘴，笑着向表嫂溜了一眼，说：

“有什么关系？像你们这样生活，麻烦死人了！”

表嫂赌气不理他，径自去收那装莲子羹的瓷碗。宪纲表哥却走到窗前去打开那乳白色的窗门。

随着窗门的打开，那一阵属于初夏的凉爽的微风，就漾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凉爽了许多。

“你一回家，就把家里搅得乱七八糟！”舅母说。

宪纲表哥没有回答，转过身来望着我们笑笑，说：

“看样子，今天你们要吃过晚饭才能回去了。”

“那当然。”表嫂在旁边说，“今天我们是特地请表弟表妹的。”

然后，我们看见表嫂低低地对表哥说：

“人家是新亲戚，说话要检点些。”

宪纲表哥仍然那么笑着，没有回答表嫂的话，却对我们说：

“我带你们看看我们的院子，好不好？”

二弟首先响应，从椅子上跳下来，说：“好！”

我和大妹也就跟着站起来，看了看继母，她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点了点头，说：

“去看看吧！”

我们像得到特赦似的，随着宪纲表哥跑出去了。

到了外面，我才看清楚宪纲表哥的样子。

他的脸型、身材、和那有个性的鼻子，以及线条利落的嘴，都像大舅。那对眼睛的轮廓也像大舅，只不过大舅的眼神是凛凛然的，而宪纲表哥的眼神却总是带着逗人的笑。好像他听到见到的事情都有三分可笑。

他穿着一套白沙土汀的西装，而当他把我们带出客厅，经过他自己房间的时候，就把那西装上衣脱掉，扔到床上去了。

“见你们几个小东西，还要让我穿西装！真滑稽！”他对我们笑着说。

我们也笑了起来。

“我父亲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要全家人都守他的规矩。”他又说：“你表嫂也是这个样子的，从今天早晨就嘱咐我，说你们下午来，要我穿整齐些。”

我们觉得和他好像一见如故，就开始问他每天做些什么事。

他耸耸肩，说：

“去年，我父亲让我念西语系，我去念了；今年，他说念西语系念不出名堂，要我念外交。”

“那你就去念外交了，是不？”我问。

他停了停，说：

“我没有去念外交，我不喜欢做官。”

“那么，西语系呢？”我问。

“被我父亲这一搅，我西语系也懒得念了。”

“那你就等于是做什么也不做了。”我说。

“对了，我什么也没做。所以，你表嫂说我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他笑着，在马樱花下的一个石凳上坐下来。

“你的新裤子要弄脏了！”二弟说。

他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关系，这是我父亲给我买的。他有的是钱。”

“那你也不应该这样浪费！”大妹说。

宪纲表哥伸过手来，拍了拍大妹的肩膀，说：

“不要学小大人的口气！我本来不想穿这么讲究的衣服的。但是，他们不让我穿卡其布。那我只好把沙土汀当卡其布穿了！”

他说话的语气那样滑稽，大家又都跟着他笑了。

他又笑着说：

“我是个坏人，你们不要学我哦！”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他解嘲，大妹说：

“其实，我倒觉得你很好。”

“因为我把你们带出了那死气沉沉的客厅，所以我很好，是不是？”

我们又笑起来。

“坏人的好处就是能使人发笑。”他说。

他真的是能使人发笑。从他一露面，我们就像遇到了一块磁石。紧紧地跟着他，笑个投完。

他开始给我们讲许多笑话。多半是他自己小时候怎样淘气的事。

笑话讲了不少，他又提议捉迷藏。大家出“手心手背”，结果只有大妹一个人出手心，我们都出手背，所以，大妹要做那个找人的，我们大家去躲。

讲好，躲的范围不许超出这个后园。

宪纲表哥把大妹的眼睛用一条手帕蒙住，我们开始分头去躲。数到一百的时候，大妹就要把手帕拿开，来找我们。

二弟第一个被找到，他躲在藤萝架下面。

第二个是我，我躲在假山背后。

但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宪纲表哥。我和二弟也开始帮忙大妹到处找，却始终找不到，不知道他藏在哪儿。

正在我们疑惑的时候，忽然听到他唱歌的声音。那歌的调子有点古怪：

“我有一个绿色的世界，
那里有绿色的太阳，
绿色的月亮，
有绿色的小屋，
绿色的门窗。
在那绿色的床上，
有我绿色的姑娘，
……”

循着歌声，我们一路找去，却发现那歌声是从一个井里发出来的。

我们俯身看去，只见一个圆圆的约有六尺直径的井，上面盖着木盖。宪纲表哥把那井盖掀开一条缝，人却躲在下面的铁梯上。我们发现了，大声地笑着，向他抗议，说他不该躲到这里来。

“为什么不该呢？这里又没有离开后园！”他笑着从铁梯上爬出来。

“井里好凉快！”他说，这时我们才看见他手里托着一个西瓜。

“怎么会有西瓜？”二弟诧异地问。

宪纲表哥摇头示意，故做神秘地说：

“不要嚷！这是我的宝藏！”

他说着，把西瓜在我们手臂上轮流地碰了碰。

“好凉！”我说。

“这井里是天然冰箱。我的西瓜都放在这里冰。”他说着，把西瓜放在一个石桌上，轻轻一敲，西瓜就裂开了。

“吃吧！不要客气！”

我们嘻嘻哈哈地抢着吃，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宪纲表哥让我们把瓜皮瓜子收干净。

“不要给别人知道！”他说，“免得别人来偷吃。”

我们又笑起来。

玩了一阵，大家的新衣服都弄脏了。

这时，继母房里的姜妈出来叫我们吃饭。

宪纲表哥打量着我们那一身弄脏了的衣服，皱了皱他那两道长眉，说：

“糟糕！我姑姑要骂你们了！”

“没有关系！”二弟说，“她是新来的继母，不好意思骂我们的。”

宪纲表哥点了点头，说：

“也对。不过，我可得去换一套衣服。”

大妹诧异地看了看他，说：

“奇怪！我们以为你什么也不在乎的。”

他笑了笑，说：

“你不知道，吃饭的时候，你们的大舅会来的。他最不给我留面子。假如他骂我，你们就会吃不下饭。”

说完，他把我们交给姜妈，自己跑上楼换衣服去了。

饭桌早已摆得整整齐齐。上面铺着绣花麻布的桌单。一色龙凤彩釉江西瓷的碗碟，乌木银头的筷子，四个大冷盘摆在中间，每人面前还有一个高脚的鍍花银酒杯。

周围站着四个佣人。

舅母招呼继母坐在正中，因为她是新出嫁的姑奶奶，回到娘家，算是贵宾。然后，我们也依次坐在两旁。我们这几个弄脏了衣

服的“贵客”，局促不安地坐下之后，继母用抱歉的口气说：

“刚才忘记告诉他们，别把衣服弄脏。”

舅母的眼睛故意躲开我们的衣服，客气地说：

“他们还小，是宪纲没有分寸。”

这时，大舅穿着夏布长衫，纱马褂，走了进来。

我们小心地站起来，叫了一声“大舅！”

他那凛然而漂亮的大眼睛向我们扫了一下，伸了伸手，说：“坐！坐！”

他说着，自己先坐下来，我们也跟着坐下。

继母看了看大舅，说：

“大哥这套衣服很合身。”

大舅把马褂袖子轻轻地抖了抖，说：

“我们有喜庆事，还是穿中国的礼服好。”

正说着，宪纲表哥也来了。

一见他那模样，我们简直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笑。

他也穿的是夏布长衫和纱马褂。那褐色马褂上的团花，一个一个的，都好像在逗我们笑。

他却好像很郑重的样子，迈着大步走过来，在舅母旁边下首的地方坐下去。

最后进来的是表嫂。她又换了一件衣服，是粉红色绣花的。

她先给大家斟酒。

斟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继母把我们的酒杯一个一个地倒转过来，扣在桌子上，说：

“孩子们不喝酒的。”

大舅向继母举了举杯，说：

“那边，一切都还好吧？”

继母也举起酒杯，说：

“还好，谢谢大哥大嫂。”

她把酒杯向舅母举了举，然后，放下酒杯，向我们看了看，说：“孩子们都很听话。”

我们矜持地坐着，差不多连呼吸都不会了。

忽然，不知怎的，我一眼看见正襟危坐的宪纲表哥，脸上却沾着一小块青青的苔痕。冷不防，我想到他刚才从井里钻出来，一手捧着西瓜的那副样子，怎么也忍不住，竟“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我连忙抽出手帕，掩住嘴，假装咳嗽，而大舅还是看出了我在笑他的儿子。

这时，他偏过头去，用他凛然而又漂亮的眼睛，看了宪纲表哥一眼，发现了宪纲表哥脸上的苔痕，于是我听到他用那凛然的声音说：

“宪纲！洗洗脸去！”

宪纲表哥看了看我，忍住笑，掏出手帕，往自己脸上擦着。“我说了，洗洗脸去！”大舅严厉地说，“这么大的人了，自己总也不知道把自己弄清爽一点，像个什么样子！”

宪纲表哥把手帕慢慢地折好，眼睛对着他父亲那凛然的神色望了一阵，蓦地站了起来，把椅子往后一耸，迈步向外走去。

“回来！”大舅说。

宪纲表哥站住了脚步，回头望着大舅。

“把椅子推好，放正！”

“我还要回来的。”宪纲表哥不知为什么，竟顶撞了一句。

大舅对宪纲表哥看了一会，然后，仍用他那凛然的平静的声音说：

“我想，你可以不必回来了。”

宪纲表哥站在那里，用他那对和他父亲非常相像但又非常相反的眼睛，对他父亲看了一阵，回过身来，把椅子推好。

我以为他要走了，但他却还冷静地把双手放在椅背上，对我们三个人轮流地望了一阵，仿佛他没有把他父亲的态度放在心上似